

日本野史

和書門
 一五九〇
 三〇
 三〇
 二〇
 冊架函號類

庫文閣内
 一五九〇
 二〇
 三〇
 冊架函號類

新獻

四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5190
冊數	200(181)
函號	139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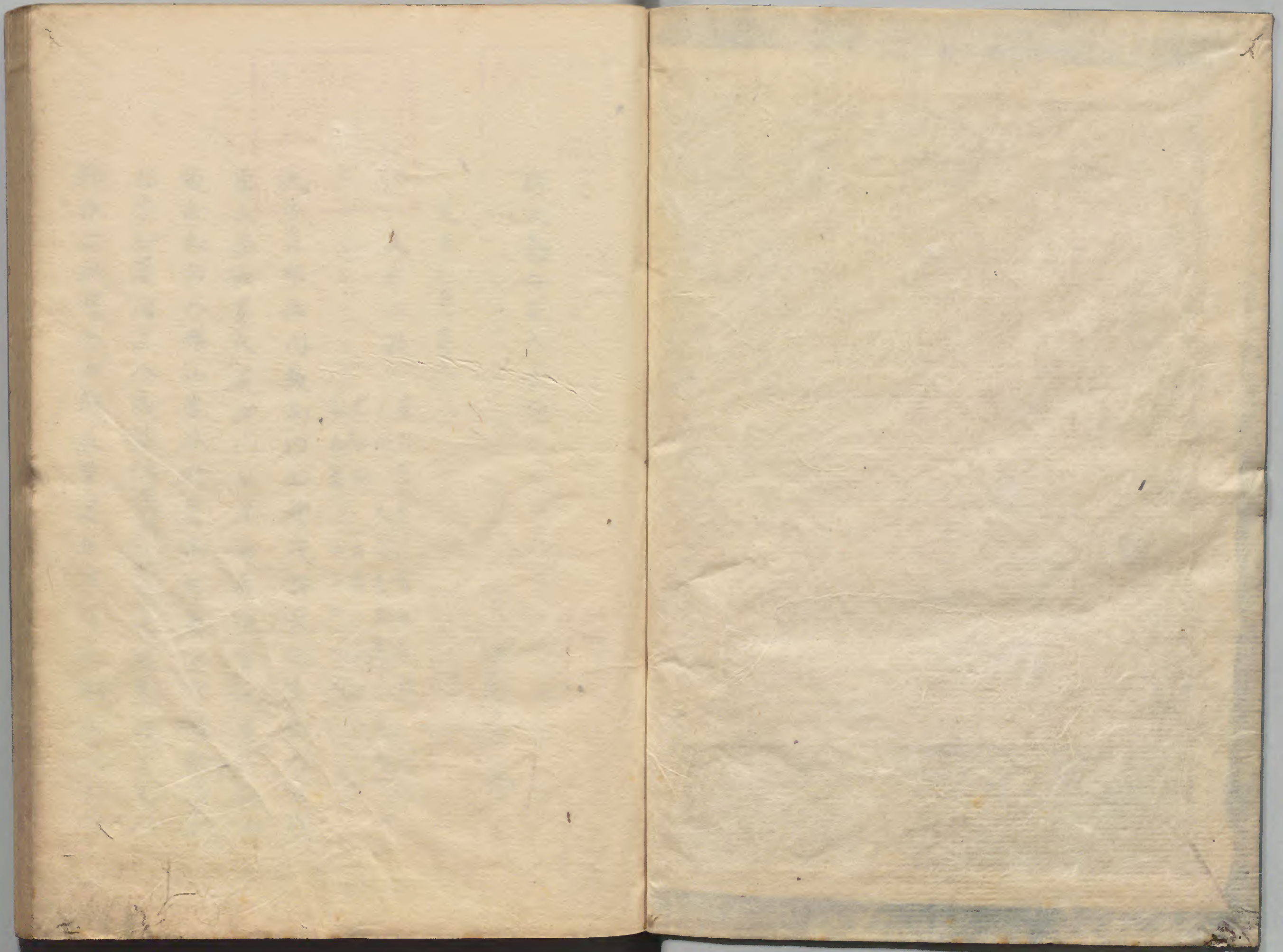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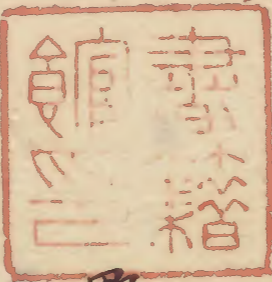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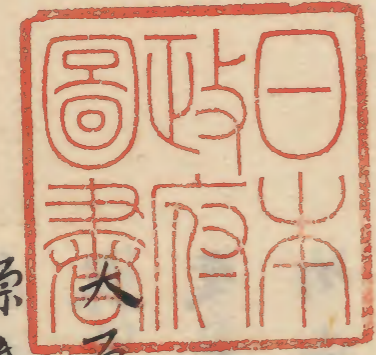


野史卷二百六十七

淺草刊傳第三

大石良雄

菅野直實 并改信行 八助
元助 天野直之 近松
尾抄海 可留直之 松
間山田 矢田 十郎
十田 一田



大石良雄和內藏助内匠頭淺野長矩直亮也姓藤
原氏高祖系久右卫門仕関白秀次曾祖良勝和內
藏助幼為八幡山官本坊弟子年甫十四歲厭緇衣
七命赴東府十八歲筮仕淺野長重大坂夏役与毛利
勝永兵戰獲着二級長重恩遇日屋逐到无職祖良

町田久成獻納之章

淺草文庫
源忠友 修

欽和稱內藏助養不職父良和稱權內要也曰由成
女產良雄而早死希德忠良雄承祖父後為人簡重
有威望為國人所倚希德忠少而負實如瓦成人形
瘦如乾梅子云同日初人皆作目為痴良雄亦黠晦不
露長短疎入不屬意語元祿十四年三月十八日又
變帥報達國先是赤穂城東門一大蜂房忽然生因
司三尺半皆異焉有山薑大如蟬翻笑未饒之一蜂
出房挑入山薑激怒將衝蜂數千出拒之終墮薑少
為室中有志形如鞠未覆蜂房散則皆薑也其數百
千圍繞蜂房鳴動如雷蜂盡數出則薑猛烈一敵四

五蜂乃須臾而蜂穢良雄竊以為山變之兆云忠義傳
聞變上下驚蹕出討經至廣士切齒婦女啾然小野
寺秀知在京俯身帥聞變將飯赤穂決進止謂告之
於府必見凶險請不免無礼之罪不如疾馳也即
監宰荒木十左工門柳原采女代官石原新五工門
園田莊太天守亮東府忠義傳良雄及大野九郎兵
士与廣士會援城中凡三百餘人良雄曰主辱臣死
昔輩死節一秋也然死地難處死實難與何欲以何
死矣曰防交城後死耳又何援良雄曰是固当然但
馳到志穗會問取坂女照木下公定稟命為交城使

人臣之道猶有回社稷之免豈不無大^學君可奉宗
祀与臣等豈以死情之弗聽則背城決戰從先君於
地下而已九節兵工哥而竄而端後事決而罷後二
日良雄彼會卑述前^死九節曰松城請之是事上也
苟先君立後可冀乎免何益徒負情逆之名而累先
君耳良雄曰不笑士所身有也今臨大節不以死
白白而苟且免死唯奉^上豈不無耻之免乎使天
下之人聞之謂希德氏歷世養士無一人知大免者
是辱先君也不止身之耻更辱其君何如哉余曰大
石氏德是也九節不待已而死焉於是造多川九九

二門同園治右二門使東府良雄口授意指遣之園
朝祀大野九節兵工及子孫右二門松城遂巡伊藤
出右二門外村原九二門園林木二町玉市七町右
二門近藤原八職為耆頭而屬九年區、起慶免、
論雖有赴免者友哲不使述志良雄進藤原四郎
叔父小山良仰執免盟約以達良雄有園野次太夫
大園清九節井園德兵工為耆軒長短旨五園飄泊
及是感激回恩躬自擔兵器未敵城門請保死良雄
謝曰茅茨地感矣能死我恐受募彼臣保辱逆之名
辱勉倘遺飯良雄寬而宏度剛而沉勇備能府命若

暴慢欲收城為致致、乃無臣弱者于簡子坊預準
備弓砲以敵為垣將欲縱火殲其豎子豈士共自教
四月十一日會伐良雄曰族二使敵如無新宗祀則
忍生以事、矣否則敵受城使一戰死耳忠義之逆
蓋不戾矣從者共盟乃披函取盟唇刺指印血次在
九節兵工進藤原四節故席印、謂九節曰盟唇、
次亦宜從平日以職錄備、例今不儀有欲表志也
九節曰此事何限今日及覆推備、得為而為、未
晚也今朝中村氏兒病斃予乞人參謀之未、與朋友
之信不可失履約後未遂起原四節罵、九節鼠伏

而五次及伊藤五石工門五石工門曰卑淺所為我
矣敢辭雖然從死難為忠也原四節笑曰以死不為
忠請聞其說辭色極劬原五石工門尋四人瞬駒赴良
師進希謂五石工門曰希願忠略何如答曰一時執
爭我君慮短不憚言中刺吉良氏府說依律處其罪
何以死抗幕府、命謂、殉死亦死、執罪也况大學
君冠封未知何如輕忽即死未必為忠也良師曰臣
陳君雖死願不敵、其罪况今國家傾覆致死、秋
教七君、水掩已怙恒死有餘罪我先殺汝後死撫
劍良雄及秀和急過、審頭五人報願去、去率從、

邊既而留者三方一一片固高房破貝正父攬辰曰
我儕不志大石氏之仇者欲報之君之仇也會者已
四回儀未定中將故二使自江府叙初二使之免夜
旌今日馳乾盜案謂寡君賜死後收城邑君尋謹族
但未崗上毛氏必罪群士念德或後松城拒奉雖加
教做頭蒙之卑不敢從恐生致城遠備之罪是月四
日夜二使達東府至則受城使監察既以三月二
十八日免於之二人至領右安井彦右工門藤井又
右工門尋謀欲回戶田氏定請命於府廳明日清氏
定郎言曰赤穂免臣大石良雄尋使有腹心寡君有

能正說無
字

罪邑陰臣尋敢不奉命但兩下相伐兩下相伐一人
正必兩程一以道雅月一札罪者均然未聞吉良氏
國初以系著以刃令賜死之年嚴刑獨加寡君之躬此臣庶所以不能憾
臣等一二之老雖知府命不可拒至偏僻頑愚之輩
則惟知不忠於所事而已雖諭以順廷中心不可回
既後不可奪矣曰惟敢離府殿也但欲即城自殺以
明人臣之分爾伏願府命有處置使亡臣某等云因
而有諱於天下敢以死聞氏定謂二人曰此言如聞
字府大守直獲罪無乃相告乎或云忠更之志及回
古良雄昏曰曰使君之言委曲詳之紛紜之復固者

矣笑但内匠生時恭謹收事公府御等所共知也今
為御等計莫若來年秋兵以致城邑不虞府命益亦
内匠頭之志也府使臨藩以等回嚴警使群士無放
縱失礼之且奪奪示二人曰御等且使良雄等從
奪人言二人曰諾矣考右又右亦羊久定所戒賜
良雄、披氏定及二亮各問二人曰在外藩士所
復何如曰皆善氏定、復良雄曰雖違率我則死已
秀和曰未知大守君能副何如戶田氏所成有理徒
期死恐不可謂粹忠也良雄耳語曰是下之言是也
我惠言死看試舉心耳良雄卷盟奪謂舉曰神明照

覽信在盟昏明日再处分明日入城不许後必乃起
十二日晴飛良雄入城會者五十五人

○所謂五十五人有古田兼亮奥野將監佐、木
小五工門河村傳兵工進藤澤四郎小山良師佐
藤伊石工門原元辰園野金石工門其子包秀長
沢六郎九工門箱河十郎九工門間賴正朋田河
權右工門渡辺角兵工幸田与三石工門里村伴
右工門多藝太郎九工門小野寺秀和其子秀富
山上安左工門朝田高教近松勘六矢野平平早
水滿亮上鳥地助中村清九工門橋村平九工門

尚光追中村正辰、灰方藤兵卫、具賀友信、仁平、
右工門菅谷政利、授产新助千馬、光忠、何田八兵
工神崎則休、大高忠雄、武林隆重、因嶋常樹、茅野
三平、豊田八太夫、久下徹、右工門猪子原兵卫、矢
頭長助、才子教重、三村二市、右工門大石良金、大
石信清

良雄曰、東使至、迫且夕、而卑入、離所如此、矣、以赤穂
一城、招天下之兵、雖奉全国之兵、猶恐不能支、一
况、以是教、十士、欲拒之、兵、朝交而城、夕、叛、徒、以弄兵
取天下、之、矣、不若、陳此意、於、東使、相、与、自、殺、城、中、以

明志、卑意、何如、卑曰、善

○赤穂義人録、載此際、良雄出、盟、辱、示、各、署、姓
名、押、字、點、血、流、畢、云、始、從、忠、義、傳

良雄、俯、卑曰、我、今、而、見、卑、之、赤心、我、亦、此、矣、可、与、卑
决、什、卑曰、何、如、良雄曰、所、遣、二、人、不、得、違、命、於、監、察
亦、命、也、戶、田、氏、之、誠、極、有、理、矣、臣、致、城、見、大、學、君、侍
況、而、决、心、置、為、初、我、專、備、死、者、誠、卑、心、耳、後、殉、死、於
亡、君、何、益、臣、以、先、忠、義、為、心、今、致、城、云、雖、不、無、耻、所
謂、大、行、不、顧、細、瑾、大、礼、不、辭、小、讓、何、不、能、忍、於、一、時
之、辱、而、死、于、哉、之、笑、言、去、畢、將、並、傳、兵、工、原、四、郎、良

師及无辰子出列曰倭引宗祀、害忍化致城何面
目生见人不如自殺于葦嶽寺徒君于宗塚良確曰
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孔子以戒子路如御尋
無乃暴虎馮河乎夫亡君憤也夫無礼刺、兩下相
伐也夫獨免罪豈不與共戴天之讎乎不可不相与
戮力報、也終死於此孰可執仇以死或不幸事不
就猶足以伸大義於天下於是卑踊躍曰僕尋慮不
及此願以身徇、將監尋曰理固当矣但此事非
可期日得人奔朝不慮夕如事未集而先死何以明
志乞辰曰復誓、張豫讓吞炭不能逐志我倚微力

仇家疆盛事恐不可逐且密佛或他仇亦或有交嗜
崎不及不如從前悅為得良確曰孔生有年何論、
仇敵有父子什画^畫不過三年從吾黨爾一二志不偷
則鐵壁可穿矣問伍子胥以匹夫逐鞭楚王、死忠
孝、憾天祐必有矣小不忍則乱大帶一時、辱力
彼為意會氏定之侯至再以昏罔偷於、後仇、後
不決行良確者漸廣散^傳人錄^國志^記大野九弟兵工
好貨殖致富其始閉國雖与伊藤立石工門尋尋以
分府金為意閔良確、後心竊悅、与是時孫侯則
鈔施行希德管內市笑封內人民聞變患、驩笑不

安良旅以十二日會復亮府庫以金換鈔年因島常
樹亭之又將亮軍府金元緒士仇寒九節兵工尋閉
之來言曰且照俸祿一次為準良樵曰資格崇卑俸
祿多寡今後何計且高祿者賈武伎器財猶可支三
年之資微俸者素無餘蓄多可况少乎年逐每
人準百石領與二十四兩當換鈔時屬吏貪欲攫金
逃九節兵工聞之嘲常樹曰居其職不能制之蓋同
此狐也或告之於常樹之辰翁也為人廉潔猛勇聞
之大怒曰他事毀之猶可容矣我安忍乎貪污之辱
不可赦不糾也時方黃昏直赴大野郊呼曰奉先君

旨來九節畏備使人言曰不在家常樹乃逃及人定
後往扣門其人曰未還常樹借文所往不能忘常樹
大罵曰平素視財如瓦礫况今欲以此報君恩何以
污債与汝主將乞巧伴生者異我但欲德安言耳豈
忍於斯禽獸之有晚佩刀字

志更
傳

○赤穂義人録云四月三日東使未至九節兵已
卒家人信皇而去恐為衆追棄其孫女不及收竊
占其子即右工門分路間行逐衆舟至近邑一人
惡之不內厚伯悔上三句不知其所入也父子所
蓄器賊託赤穂高戶德百餘箱良雄聞之遣夫就

封之戒高户不许亮次年八月九吊兵工父子与
近藤源八渡迎喜兵工共来高户候人不在解箱
奪三而金去此降追迫、曰不出金即秋殺父
子戰慄出金乞人執父子徇市逐放、或云九吊
兵工住京仰借適及明年夜雄奇紀帶人皆惡、
不可穴接或過橋塗欲啞其白九吊兵工終悔跡
不知所終

九吊兵工尚之戰慄階之匿於伊藤立右衛門家其
子郎右衛門亦從而逃村松秀直勇敢年耳順係在
東郡師及變決死季春下殿卦赤穂其子高直清從

弗聽曰汝留事毋我聞大名氏智者也不可徒死必
東面復仇矣今与汝保無益必再會高直不從化母
於身政右衛門先父而亮是月四日父子並到赤穂
呈盟昏於改敵而族報于旅寓塚部氏庸奥田董盛
及高田軍兵工三人為刎頸、交日夜講武於兵及
交憤激竊謀報仇焉右又右哥松恒弗与是月十四
日三士逃至赤穂訪良雄、一迎、三人間夜雄致
城、伐防將並討亦同三人感慨彼是誘我良雄
復其志原館人款待為三人資性豪俠忘意不達共
言雖不無復仇、事未半致城何哥耻辱不若三人

自殺于城下励卒及旅闻之曰燕雀未知鸿鹄之志
致城为怯欲待死亦狂人耳我不再见矣良师竊仿
其富告良旅之志三人遂服焉 **傳忠** 坂部金九等十
八人自東府赴旅其餘留为彦右又右所速遂巡顧
望苟免云

○ 野人録川神崎則休華記云安井彦右工門本
浅野氏支族藤井又右工門 或作工門 为人可与为
善但以柔弱不克自立为安井大野等所诱不能
死节惜哉乃祀某有军功长汝也備国士之選長
重以藤井某为身一何其不念辱祀先耶彦右工

門本为贵戚宜兴国共存之而一旦緩急貪生忘
死可醜可惡矣伊藤五右工門外村原九工門建
部喜六固村木工之助五右工門八島德
九工門近藤政右工門多川九九工門藤井彦四
郎萩原兵助田中清兵卫植村与五右工門早川
宗助中津弥一兵工大野木除一右工門近藤原
八等皆黨彦右工門九郎兵卫

也田綱政岡希德遺臣批城拒命志檄倭得命山陰
南海殊为人備固政遣兵備去上也田吉明寺回境
姫路明石高松丸龜德島并为人備户田氏定浅野

個長茂野長隆留遣人嚴戒四月十八日二使至赤
穗安與白鷹瓦嶺公定白猪也故先期良雄命津道
脩橋於中川村邑里市廛遣吏脩行做大不許喧嘩
僞作城圍柵掃笄老恣封府庫詳藉田畝戶數今備
士警衛四門守備戒嚴迎府使於城外府使傳命曰
依法收沒城邑勿犯刑勿喧爭背有處刑備士所畜
武器資財搬移任其意限以三旬後他邦者校印昏
連之空郵使農賈守衛貢賦或未納者可速納之貸
種者以是冬為期以男女換種者任其請借貸依其
券證明日以日出致城十九日巡察入城點核良雄

迎之請曰主死國除某等豈當殉死猶倘生見諸君
者獨以寡君之身存故耳富者以此目大垣度為請
而未得命會諸公光臨敵陣所取燭玩事公迄若翁
寡君之罪收錄子矣使之得食公亦之錄以奉祖先
之祀事等恪履戴之仁荷再造之恩退而自殺於七
土之墓側以終人目之義惟諸公憐而察之監察不
忘核到廣岡良雄又請曰主家為藩屏亦已久矣家
君曾征從大坂之役服勞建勳當時台德公昨上
而毫之使行此列侯至夜及^幕宿受幕府之恩過矣
所知也及寡君之身忠義奉事傾心公豈惟恐無勝

方面之任今也不幸以私怨獲罪身死國除亦可哀
矣幕府如推存曰之恩而奉延絕之政不獨本奇交
賜而死使天下後世仰幕府抱恩無窮之德伏願以
此意達之於府聽莫賜擢奉石原新左卫門曰偽
士為餽可駢達良推拜謝上傳而退又人傳謂樂曰
吾固知東使不可賴笑不死於此者有所思也監審
就館召良推曰公使入邑里之俗治入城辟下南番
且所進回昏芭伴恣奉^上之道可謂至矣城中
如所請則以奉命之故不忘也備士宿志固可也今
馳人具狀以聞幕府我輩故東心當周旋良推謝而

出^志錄^{毛傳}國^朝記^人後荒木十左卫門遣人告良推曰過
田公所請我白瑞府廳且聞宗家有為大孝子乞哀
思必幕府有知^忠良推遂去希德至京師買宅
於山科邑居之密謀後仇之事同盟之徒往及東西
且為耳目人無有知者元祿十五年春良推遣前幕
府房神崎則休為高賈宗房取^續則休帶扇送往現
仇亦虛矣他往京師有吉田兼亮代良推領之計口
給衣食及舍賃傳馱未往皆量其用費之初良推
尋棄城而去人以為其意有不為量者以故上移其
遣京人警衛其央笏日夜嚴戒役備如婢僕皆用赤

邑參州言良民不作高賈入門良推問今二人
至本所問店下瓦夾側宅低貨物、備費、斷親契
遂將入出仇宗奉其動靜戒二人勿急遽送莫或問
上杉氏使人偵已乃狂在倉亂言行失次每遇人輒
言吾病且死幸餘生耳買田宅大官居堂曰吾將死
矣憐報上杉氏言良推死病但為子孫計亦莫足慮
有如此者一年吉良氏精祀備為
三月十四
日值政主祥忌良推赴赤穗借華嶽寺祭、吳范良
七月十八日幕府年淺野綱長送長銀并長廣於女
藝吉田第亮造潮田高敏近私行章報、良推、

於是借笑決東行、乃欲解合同照、人共行
其在京師希聽有先使同賀友信大高忠雄往謝、
曰初我、今有物、今則已矣、度時勢有甚難、為者又
蓄照、每益也、幸遇機會、與、與、謀、回、還、照、吞
良雄意、其實、以此、誠、與、心、成、偽、與、問、或、相、謂、曰、吁
豈子誤我、豈非、年、中、見、二人、造、以、大、瓦、辭、色、甚、峻、素
無志、有、唯、而已、初、良、推、請、府、廳、以、太、主、之、後、彦、右
又、右、之、輩、亦、以、僥、倖、乃、一、人、政、之、監、為、區、荒、木、氏、之
報、揚、有、自、行、色、及、岡、長、廣、之、事、意、氣、但、裝、只、以、全
生、為、慮、斷、良、雄、他、問、平、異、志、至、有、晦、疑、此、者

〇 毛人衛引神崎則休筆記云 背懸者七十人所
謂奥野衛監河村衛兵衛進藤原四郎佐藤伊右
工門十山原土右工門輪川十郎九工門糟谷勘
九工門田中權右工門多藝太右工門長沢六
郎九工門其子幾右工門里村伴右工門豊田八
太夫谷務八右工門灰方藤兵五陰山鴉兵五振
戸新助山上安九工門上島陣助渡辺角兵五玄
子佐野右工門幸田三右工門仁木仁右工門
高谷俊九工門川田八兵五久下徹右工門猪子
理兵五松本新五九工門田中六右九工門西寄

作右工門抱平九工門高久長右工門込松貞六
因本次右九工門其子喜八市田中伐右工門込
藤新五市大右孫四市川村太市右工門田中序
右工門三端嘉兵五其子孫九市小山孫六監谷
武右工門山羽理九工門孝喜九工門井口平哉
木村孫右工門前野新哉糟谷五九工門高田群
兵五小膳強右工門木村傳九工門杉浦頌九工
門井口忠兵五生瀬十九工門土田三市九工門
平野平平佐一市九工門大塚藤兵五月園二郎
右工門中田理平次中村清九工門鈴田十八郎

田中貞四郎毛刺中平太十山田莊元工門矢野
伊助願尾孫九工門○毛人傳引橫川宗利与友
人吞云良雄化未藏書画於平野平平售入換金
平平倘其金三十兩進云又中村清元工門鈴田
十八島中田理平次田中貞四郎小山田莊元工
門乞利十平太留与良雄俱東行彼仇入期已迫
皆亡云莊元与比因高房同居竊賊金及衣服七
云○又引与改信行筆記云小平太以十二月八
日七矢野伊助为長矩步卒願尾孫九工門为良
雄家人良雄令二人守平間村宅及十二月十二

日七云以此考之凡背盟者中村鈴田以下數輩
最後亡其餘蓋在七月以後則休田斬輩知毛而
不為者比入於不知毛者其過亦倍焉
身盟者七月以後相次先良雄斃十月良雄与高教
行童尋教輩東下先是富森正回未果任干武藏平
間村未敢以僻處不使徒訪內至是兼亮聞良雄就
行与正回後更倫平間斃宅为祝駕入所二十一日
良雄至鎌倉兼亮寻先往平間相宅逐迎良雄於鎌
倉二十六日良雄至平間十一月五日出府下与子
良全同居與皆變址各分处市屋入同日夜觀吉良

人牙按道路遠近預定進退人便區可距上杉氏接
兵有罷契計入會說我央病久不愈以本所勞土也
卑屋每往土杉氏或久不飯又設築室於上杉氏麻
布別墅瓦高未果先遣內人依上杉氏蓋側問良惟
哥但已外化齋病寔避之也良惟聞之少壯者分
為四次每夜徧行街巷往及吉良上杉兩部之間察
之十二月十三日夜雄使人仿夫人臨泉氏起居於
淺野長隆身具狀去年以來之事報之初臨泉夫人
嫁長矩有寶裝金屬良雄合之疾庫儲金少息貸之
於赤穂人民之以為使友雅作良雄以軍興法志敢

儲金恰與之互用至是致厲并餘金十四日我央以
招茶客之故選筭我央尋嗜茶飲為茶會本所有一
茶契常出入我央筭有燕會必与為大高忠雄聞之
作為京師高客從其父享茶燕之法欲回以通我央
是以忠雄術伺我央飯筭大石信清亦聞知之並報
之於是良雄急警衆約以鷄鳴是日信且良雄与敵
軍詣泉岳寺渴冷先疾長矩墓相對悲泣使人偕寺
僧曰某哥欲各屏蹤僻遠地離散在近故未拜別亡
主之墳所以感泣戀之不忍乞請為我偕具薄膳庶
幾得接一日之歡乃布施銀三百枚寺主迎與千堂

上供存年食已耐待者曰少間欲睡有事請入逐因
戶密語申明約束備為已區至日中辭去退舍各掃
除居處謝遣奴僕言明日禿行將赴京師今夜往就
友人家皆齋衣物負入卧本所掘部金丸入居在兩
回橋西天倉巷距本所通以故約與未會至薄暮金
丸就本所茶肆晚食主人素與金丸相識問曰暮夜
見過何故答曰汝棉衣物負入入子君遷藝明者輩
終無所依加入禾僧騰肯儲資不給今乃曰僚誦
欲飯希德為農約以明且俟禿但日出陳解行路泥
滑不若夜途為便請為具六十八人食與將欲薦食予

金三兩五既而卓皆至金丸舍金丸設盃酒與飲比
及夜千金丸卒卒至茶肆就食金丸謂主人曰爾食
一贏豆為生活乎主人曰近日不見利回分佈借底
滯集句募得錢助業端利可笑卓中一人曰句頭何
曰那仁乃曹能曰好類也我亦為汝為人高吟曰那
仁乃曹能以彼字母登保後父和通由美卓曰行矣
遂出茶肆分為三一迤邐卸武肅舍一迤邐野居房
一迤邐前亭房遂會兩回橋上解裝各着戎衣執兵
器如往救火者狀約作隱語相志裂帛各碎各為幟
又約獲仇人者吹箭發令卒擗鐵挺竹橋斧釘

屬以從逐至吉良氏第，分卒為三四隊人為伍。或作無詳
三人今疑寺及一人為一令，左右相援無為敵所獲，信行筆記。
今日母教婦女毋違，有符初節俱免。母挽進爭先，竟事出聞，鑼聲取母後，令畢逐竊破後門，捕成卒戒，使無揚聲，拉刃守之，知免中，呼火務屋，墮壁從三面，入先入者，拔門捷，擒門者三人，亦守之，卒在亂入，賜言曰：故內，匹頭，淺野長矩，遣呂某報主仇，所請為上，毛氏有耳，耳擊者，出戰，否則左避，既而家人防戰者，皆斃，餘匿不出。

○毛人錄云：京師茶賈每歲末，東府售茶，是夜宿

美央第，剛交脫身而去，廳前有一人，挾扇尖刀，蓋良雄也。賈伏曰：某高也，請免害。其人怪視久之，指一僻處，令就居。少間，見一人從內出，執其人，承指麾，相隔遠，又言不聞，食頃，又至，大呼曰：獲上毛氏。其人乃起，顧呼賈謂末曰：此茶高也。御杖出，賈人竟得脫。後高人言：或言字治茶高。

卒直進入寢室，不見美央，或伸手撫休，蓐曰：尚暖。五夫久急，搜索不獲，入厨側，入房，彷彿聞人聲，笑外施，鐵鎖若人不能入者。卓曰：蓋謀也。以符破之，果有三入，遂方甲中，喜曰：仇在。此相戒曰：或有論，寧即以鐔。

擊地一人逆敵而死一人出左一人縮肩伏什器入
間魯牽出入叱曰汝知告上乞氏所在不殺汝不笑
即死不忘後問亦不忘問先與恐以槍突倒視其人
年可六十衰編皆曰堂仇人乎釋而視之果有死武
林隆重即刃之以其首也召所擒門者示之皆曰故
主也命書即聚拊躍相賀

○或云隆重氣竭前行更夾在暗中用短刀放矢
又以番擲律率逼向更夾所在不忘先與怒執槍
突倒更夾持劍隆重舍劍刃之
乃斷幟帛更夾看懸之槍頭逐索子更同不得將

出中呼曰九兵止氏蓋出人取乃又頭去蓋出終不
見於是擊羅率不來集不損一人傷者敵輩而已
雄軍中出欲入無條奇一僧閉門不內軍藉荆休歇
良旋顧軍曰忘換火恐致火災貽禍翻里急使教人
及換電燈皆履水或云京軍急既然明亮本所西卦
泉岳寺二卒以槍前行槍皆用仗為鞘次槍懸更夾
者良旋以之軍群行候之軍傷及老羸者皆棄匿粟
大高思雄富亦正曰等敵輩後逐本所回肆之主
人最起怒戶觀敵輩持仗衣服塗血驚而急欲圍戶
被劍一人呼曰吾尚矣汝執酒來主人曰市街法禁

行人露坐飲酒其人笑曰我輩既犯大法何况市街
之法乎投一小囊金曰此酒價也毋勿畏乃相共直
入奉~~皇~~來倒樽突破牙蓋各傾卮六碗飲已被劍人
請榮硯各一俳句記姓名逐馳去主人披囊有二兩
金識日元保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淺野氏臣大高
原丑嗣犯控我死者幸取充酒價俳句姓名亦志確
也良雄逸年言曰兼亮當取正回至大月附仙石久
尚有犯法後仇之罪是日月望拜府者終擇相屬於
塗見中皆驚異有倚騎向者良雄曰兼亮後仇者耳
行至仙臺山下成者異之處過良雄尋駐行頃一

士人出揖良雄問故良雄以笑告其人曰俄吳服成
者之職更凶守可御尋往良雄尋乃至倉津郊而
成者亦過之良雄告之故且道仙臺郊事時有聽之
乃云兼亮正曰杖鎗造仙石氏門請曰兼亮報一急
事願見伯耆君而陳之久尚出見二人脫刀校將年
者而入具白事狀且言仇已報矣兼亮尋自殺但騷
擾府下肆戮貴族獲罪府廳亦大願伏符箓之誅明
回亦之典又侯兼亮不信大府之心暴白於天下故
兼就泉岳寺之主墳至之地僅候上裁乃懷中出四
十七人名簿呈之久而曰志士止此耶二人曰幸錄

願從者皆不之許共事者且已久尚曰諾矣上聞乃
起二人請曰幸二人幸何請命元石願使一人五報
率久尚曰尚有可問者待我級逐命亦人為二人沒
飲二人囑給人收所攜二指久尚信府廳會或同士
鴉谷平馬達昨夜之變於元中猶帶正通府命二監
率往吉良氏茅茨之毛夾尸四肢五創或云或云或云或云
如戰或云或云或云或云或云或云或云或云或云或云
血流八日昏眩不能進賊未居死者十六人傷者二
十一人堂中有一十函頭曰故内正頭茂野長矩宗
臣遺命乃取之是具事并奉上之其命曰希德陪臣

大石良雄尋再拜曰去年三月暮君奉命館待天
使不顧大禮之際以私怨擊吉良氏於管中府使處
以不敬之罪賜死刑封其冢而土城邑離散四方童
台命也獨恨寡君擊吉良氏為左右所遮不果其志
臨死之間遺憾可知矣是年尋所不能忍以陪臣之
賤涕府君之貴蔑上之罪作不自知也矣不~~西~~戴天
之耻無不在三人更足以同志相謀竭上乞氏請其
有敢侮寡君之志耳豈有他哉事尋既死庶幾未臨
有賜觀覽以慰忠所在元祿十五年十二月十四
日良雄尋白在廳群臣傳觀之嘆賞不已或有泣下

者先中阿訇正政揚言於帝曰以今日見忠臣之士
猶如此豈不足為國家之盛事故既而門望之死者
久尚遲見二人問曰一等之帝德既備報仇之志其
曠日不為何也曰不遠之者以大字侯罪也大字既
率往被亦減於是始決意於復仇家隆宗不易覬覦
所以遲迫至此久尚又問其死時之狀二人具以
矣對問其因曰獲帝宅中竟不見問家人曰初某等
約集有殺之勿妄害人家士狼狽莫有敵者獨一少
年拒闕甚力雖殺之亦竟惜之又問同志者死傷何
如曰闇夜不辨色倉卒間不免無與相傷幸不損一

於其久尚遣二人戒之曰至泉岳寺侯公命勿使乘
致物擾二人曰唯之拜辭至良堆尋至泉岳寺也僧
徒見衆持兵大恐良堆呼曰某等既彼仇未告祭之
君之靈耳不敢有所暴亂請為我倚閉門而使外人
未獲乃乞飲葦盃數盃葦文卑皆盟使人取水未既
復以葦盃以蒙盤置之墓前
葦盃此云三方或云良
堆自不所其近輔托梓
人以金一錠止就寺僧借香葉良堆跪墓前焚香拜
尚

○或云卑臨墓良堆謂曰某等昔奉先君以祿位
為等級今則同亡國之臣耳某不可先備士且而

夜仇人僵問氏手則問氏臣先拜獨先共辭之不
聽使先與乞拜而良雄尋旋之

良雄懷中出匕首拔之置諸碑跗上月向外與因
北而跪良雄乃捧祭文跪之久曰維元祿十五年十
二月十五日臣大石良雄再拜誓者謹奉告人于
亡君再靈去年三月十四日君利吉良氏臣尋矣如
深怨積憤出於不得已笑而仇人幸脫身君獨臨死
且大享君遷徙不術奉宗祀事雖出公裁職仇人
由臣尋力信府命俾仇人雖知惟君敬上之意然豈
忍於生祝仇人而偷生乎戴天字逐相復誓以先後

仇但所以曠日持久至今日者恐輕奉取敗為也天
以重貽累辱於我君也幸今得遂志有益天憐臣尋
微忠假之機會而曰君在天之靈為之仇謹獻仇人
之誓以報無窮之恩願教當日之憤而瞑目于地下
昔時所賜之誓今謹奉還請以此甘心於仇人以快
靈意臣良雄再拜誓者謹言讀畢祀把盞上首三
以匕首擊之又焚香拜過畢以次進亦擊之拜過相
向臣下良雄尋復至堂見君主曰良尋之事畢矣前
使人指仙石氏塔某尋族罪淨刹之由尤西戀土人
心不能忘故王墳墓之地幸得死於此臣尋之願也

既笑顧和尚無見拒逐今問門曰上杉氏兵已來一
戰後有耳

○或云此日中村清古上門鎗田十八市中四理
平次田中貞四郎同到泉岳寺因有僧言曰前夜
馳至則公尋已去悔不及良惟使人言曰昨夜
一事以後則見詢直出見但力戰恍惚不能後記
四人大慙云

於是脩春使寺坂信行赴藝州觀後仇之狀去過赤
穗合記泉岳寺知寺主為泉奕彌舖之且曰寺法固
禁酒但寒天中不得同恐凍何拘常法乃買酒使衆

慨欣無倍勇氣喜曰以此戰上杉氏兵何足敵哉各
作俳句視忘良確以髮夾而托寺主曰吉良氏貴族
也今委之於臺土以仇讐一故耳願和尚善謀寺
主受冥福仙前

○或云化僧還看吉良氏云又上杉氏收瓦夾尸
葬病者無看使僧某往泉岳寺請一良確曰一傘
一亦知狗耳任知高所裁更金曰惡用是臭腐者
投与一良確叱曰豈子無礼何乃然

及午或傳上杉氏兵至更金曰必存言矣上杉氏欲
擊我豈族曰午而至耶良確曰固然但慮我者不當

如此於身泉皆后叙良舍亦后谓泉僧曰仰哥走戲
場中觀偶人為鬪如生人入戲未笑如上杉氏兵至
奉哥力戰于木偏異入以哥視之亦一壯觀笑歎果
不至

○我人飾室直清問泉岳寺僧曰良雄以下長
年有皆尊重寡然尚更矣臨死狀曰善處死矣同
家人拒戰者死難者多人臣之取固当然耳其他
不敢說一言少年人至言無所回護

久尚復造于廳以柔亮哥言問之曰有命分曰良
雄哥于四情矣師老中今監審水野十九工門鈴木

源立九工門徒卒更十人至泉岳寺達府命佃川佃
利和子定直毛利佃元水野忠之四侯使有從之二
監審之屬更謀曰上杉氏聞中在寺必以兵未攻吾
倚且以府吉過之儻不聽則吾与毛士等共殺死但
念此置得回莫辱府命庶術以先後人之議乃相与
預此變入道會苑中遣吏召良雄哥詣久尚哥稟命
且今武人巡禁道上不许士人乘馬持兵侵其行良
雄哥以黃昏至皆韋服携槍如前夜赴仇狀而入門
一者每人問姓名內一卒免帽上堂皆推估蓄蓄駭
中芳氣襲人吏迫收佩刀如法一人挾介配簿引泉

就坐兩並案執筆問玄子翁親戚錄之頃入又尚牛
見良雄壽宣旨率拜命曰問復警入此良雄兼亮也
對如流其他不敢出一語十九日門同執為良金良
金庭曰事在此尚年若干曰成臺坐中人曰新子奉
止言信也願都人豈生長於僻邑有所良雄曰今茲
始從來未十九日言總與歲相若但長大殆如此年
人可謂奇男子坐中從嘆稱十九日內匠氏術人
多是以為藩屏今乃如此可勝惜哉兩監奉命亦付
四度使者細川氏十七人松平毛利
氏各十人水野氏九人良雄從細川氏
使者先退揖良金曰午無復相見膏所言者汝母志

良金曰敢不敬承幸莫為念四侯使者依故事令更
衣乘之不鎖使者壯士率監僕而飯皆食之別墅
舍供具甚盛其夜故中守個利就良雄壽曰卿等能
成大事同志之士止此字良雄對曰凡食寡君之祿
莫不與臣等同志心然臣等相議擁衆撥恐重獲罪
幕府以之稱莫故獨有父次近侍之臣共事耳身并居右工
門藤井又在工門等何不也盟曰二人充矣一旦閉
寡君之死哀感耗精神不能勝事大野九郎共工何
如曰亦以哀感殆喪心隨攻守定直布見卑劣入尚
良金曰卿有母若弟耶對曰有母在幸身二人皆幼

隨母言化歎歎定直不忍後出言乃起曰侯待中饋
食必或膳卑食飯及羹而已後數日請曰賜盛膳
此耳人所不敢辭曰侯不可又請曰臣尋聞寡君死
以來不敢食肉筒以思禮之隆不敢伸私情請自今
賜蔬菜一豆乃止曰家直違君志聽之佃川氏待良
惟尋最厚寡人妒於坐以禦寒炭尽以他妒更一日
令浴每浴新給禪浴衣次年正月賜備衣上下服令
著之又令工所良惟尋佩刀并僮治其裝接伴人或
告之良惟曰卿度哀憐至此某尋不知所報但年在
且夕無以佩刀為也心為某尋痛止之侯觀刀或有

稱之是係寡君所喜之物嘗試利鈍某尋去志無
有復仇之志曰方取之也十六年二月四日有卒賜
良惟尋四十六人死個利見良惟尋曰寡人日夜哀
我以尋存生今聞奉大失望良惟尋誓不再拜曰公
願不以極刑去戮心之使以士礼就死臣尋亦大
矣又蒙恩庇優待過望非臣尋結中所能報也曰請
幸使術錫爵一月曰人辭言未畢個利呼注子充自
酌曰我自以尋決偏錫爵已十七人拜而退定直亦
置酒于中決謂良金曰卿母聞父子皆死志抱無窮
之悲大臣不許傳存但有有可遺言者我請之於執

事達之良金曰父良雄嘗欲僕乃一忍命故臣等死
我父子則我當殉死汝若違非我子也泉岳等之別
亦以此為言今賜死於臣父子尤稱所望初出京之
日以決死之故可母亦決而竟繼念之之情切無後
可遺言有令荷明侯哀憐之厚死不敢後定直削之
位下九右為之慘笑四侯令中休浴更衣以俟細
氏所賜及午時大同付仙石久尚及同附長田喜兵左
門歷至四侯邸宣府今日故內匹頭茂野長矩當
朝侯享祀之日又吉良上野分於營中罪在法不赦
上野以無辜奉職如故生殺皆出大旨而長矩亦士

吉村生仇結黨擅殺府臣大逆無道因賜自尽四侯
傳命卑誓者再拜曰臣等犯大誅固方極刑今辱賜
自尽亦大府之仁慈也良雄拜命畢顧細川氏因先
在傍者曰命有結黨之愆何也夫招誘非類偽假益
結黨臣等雖不肖自知無足行四十六人者皆睿君
之也臣同志報仇不難外人雖獲罪於公府不度人
臣死難之憂恐不可肩以朋黨之名微矣就死四家
各作茅舍於庭上設重席其中席上薦布若氈為坐
施帷榻於前幕府殊遣監察各二人檢之相有疑
為一人就座自殺畢主者下帷卷布若氈聚尸既散

八後卷唯一人出自殺亦如前而終之魯遺言水
葬泉岳寺亡主墓側四宗皆如其言冬遣使賻送其
厚既葬築墳立碑以識之府下人尚之往弔祭者日
成群焉至教司不已留流涕歎歎以之乃去死細川
氏師有十七人

大石良雄年四十五秩千五石石為皇亮

吉田兼亮年六十三字忠左衛門秩二百五十石或作

二百為知郡事強刀有材最通軍國勢以言信稱

原元辰年五十六或作五字惣右衛門秩三百石健

步隊長

間瀬正明年六十三或作六字久太夫秩二百石大監

察

小野壽秀知年六十一字十四秩百五十石京師師

官性好學

間光迫年六十九字喜兵衛秩百五十石或作百石親從

騎隊

磯貝正久年二十五字十市左衛門秩百五十石也

弓鏡化長初出外至邑正久及片岡高房曰我二

人有受先君恩特厚不殺仇雖死將不瞑於地下

謂城中士御壽死干城我焉死干仇行止皆徇國

也師尋劾入乃去赴東府後了盟

堀部全九年七十二或七十八字佈兵工秩二百石或三百石

親從騎隊或作東府御官

富衣正四年三十四或三十三字物右工門秩三百石或二百石

石行人為人豪健有材力事母孝交友信又喜仰

句好賦及攻仇也見間光也槍有笈曰豈輪足

下年亦頭句附鎗云登此作武五天仁毛多兩良

奴阿羅礼可那執回細川氏使者令更服妻女約

服人留恆正曰改色曰只母一賜也願莫改焉尚

者哀入在細川氏外元旦句云計布母收留羊都

加之等良奴補年志可南

齋田高叔年三十五字又入亞秩二百石掌封境因

籍

早木滿亮年四十字藤丸工門秩二百六或百五親

從騎隊

赤垣重隆或作重貴年三十五或二十五字厚哉秩二百石親

從騎隊

奥田董盛年五十七字孫太夫秩二百石親從騎隊

矢田助武年二十九字五市右工門秩二百石或百五十

石親從騎隊

大石信清年二十七字爾九上門族二百石或石親

從騎隊

片岡高房年三十七字原五右門族三百石近侍

王事

近松行重年三十四字初六族二百五十石親從騎

隊

死松年氏卿有十人

大石良金年十六字王親良雄適子自幼以養如成

人年甫十四有難五二弟從父于享師以年良雄

遺妻及幼兒于豐國化外舅石末每好誠良金曰

人生十五云成童始字今子年及成人道莫大於

我、莫直於君臣子父受君恩深厚我當為君死子

雖未仕其親受君飢寒生長於家衣食裕有

僕隸、僕自奉享美、安優游歲月、閑乎於子

、身受恩亦大美子獨不念以此時拍生而以報

先君於地下吾勸子死父子、情非不自傷顧人

誰不死苟以不我生遺臭於千載孰若以我死流

芳於百世此吾所以愛子、深也子若不聽吾言

當從子毋段豈因徒以相從於此無為也良金曰

大人何出此言雖兒亦知大美、分寧忍忘主棄

親自為禽獸之行而莫不耻乎願從死使天下後
世有以稱父子徇國之義者雄閉其言哀其幼而
志壯也位下子能如是真吾兒也是年九月良
雄使良金從十野寺秀和火石信清尋東行至武
州河崎馱去額髮乃傾笑一大夫十二月攻仇力
鬪過人卒不知仇所在見有室中有竇窺之果圖
卒相視不敢入良金從後未曰我躬少息入竇五
跌入其中卒亦從入行地教步而出其勇敢如
此後本村定行在松平氏帥以此事告其帥人曰
某等自始謀此事而來自介死已久方臨事之間

明無愛身顧慮之心笑今而思之何所遲疑而不
敢入竇乃為良金所先以此知人不獨有勇壯勇
有優劣不相及也

堀部武庸年三十四字安兵工金丸養子初仕備口
氏有故辭云方流高東府金丸為人剛毅好武通
兵善長槍常為東府外官懼馬女妻炊豆平素講
武如此會武庸寄食叔父家一人爭論將斬女
人往高田馬場武庸聞驚馳尾至睽至則叔父為
及人父子所殺及人將去武庸進大喝逐斬仇父
子換奪使未稱天武庸勇敢金丸憐愛求通信一

日全九得武庸曰足下欲仕官耶對曰笑薛運未
果全九曰斯在秩二石石者求嗣足下無嗣人意
并答曰借請婢為全九作笑曰足下有志我不放
款又人乃我也武庸意少時曰請分親族後而
後從焉全九勃然曰以足下露意我告之笑則以
我為不足矣我亦我士世依其對有處方武庸附
過更諸把爵為父子約以女嫁之乃少悔也
中村正辰年四十五或四十八字勤助秩百石與齊記
菅谷政利年四十四字平八或平秩百五十石或百親
從騎隊

不破正種年三十四為不破氏所養字教右卫門等
任秩二百石或百親從騎隊或作与有難之日已
特旨去富后東府同夏大悔悞憑良雄得列更云
千馬光志年五十一字三郎兵工秩百五十石或百
親從騎隊
木村貞行年四十六字固右卫門秩二百石或百
親從騎隊
因野包秀年二十四字全右卫門初九十郎秩二百
石親從騎隊父全右卫門与奥同盟去赤穗而病
死包秀從父志

貝賀友信年五十四字陈元正門族二十五石或作三十

西三原人

大高忠雄年三十二或三十三字原吾族石石或二十石近侍

列

北毛利氏部有十人

因島常樹年三十八或三十九字八十石正門族二十石

丑口秋領舊什

吉田兼貞年二十九字仄右正門兼亮子近侍列或族

全十兩
三口秋

武林隆童年二十二或二十三字唯七祿金十兩三口秋

近侍其先朝舞人也其所居里曰武林又祿中为我師所獲子孫遂留吾以先世所出之地为族及
與政吉良氏隆童年及又我央其回於乞利氏有侍
曰三十年来一夢中捨軍取我人同家以卧病
及親在膝下奉歡恨不終方自歎時相看柳花在
正門一掌不殊隆童僵前顏色白甚乃起坐顧謂
相者曰君徐之曰諾意未足首已傾見者感隆童
臨死閑暇

倉橋武幸年二十四或三十四字倚斯族二十石丑口狼近

侍

村松秀五郎六十二或六十三字喜兵卫守聽赤穂既亡

之後刺髮隱於邑自稱曰降回以妻子從居赤村

下樂方攻吉良氏慷慨赴

杉野作房年二十八或三十八字十平次祿金八兩三

粮近侍

勝田武堯年二十四或三十四字新九工門秩百石親從

騎隊

前原宗房年四十字為助或作伊那秩十石三口粮孔目

官初在雄在山科使宗房及神崎則休先刺東村

清仇宗明年良推尋相卒而東以二人為主人及

學仇前一月則休令宗房畧仁遇難本末以贖故

以族人至其方位迹逃匿姓名行事則休自為

入其志將明節氣正汚名以愧後也為人臣失節

者亦勝讓之也心而本村負行又改其卷後以述

二子入志名云赤城同盟畧世或傳焉

間光風年二十四或三十三字新六光也二子初与不破

正種同以罪左國及幸己入難未從父兄云

小野与秀富年二十八字幸右卫門秀和養子平族

大高氏与兄忠雄皆秀和嫡子也

死水野氏部者九人

間光興年二十六字童二節光也長子

奥田行高年二十六字貞右工門董盛子

矢頭教兼年十八或作十五字右工門七方成童以教

兼同父赴入良雄哀其幼父子就死洵教兼曰仰

年幼弱仕亦日淺不令坐可笑教兼曰家父徇難

僕從不仕豈不可獨免况其仕已一年委質為臣

無以異於諸君也仰豈少僕謂不且可盟耶請先

於諸君死乃曳刀將死泉源止入良雄臣下与入

盟父長助去赤穂而後病死

村松高直年二十七字三太夫秀直子

間頼正辰年二十三或作二十五字孫九郎正明子

芳野常成年三十七字和助孫金五兩三日積監案

横川宗利年三十七字勘平秩金五兩三日積先配

士為人慨慨常好勇尚氣節

神崎則休年三十八字与五郎秩金五兩三日積監

察初則休与芳野常成年伯耆守去長髮為先配

士有政去國僕至赤穂長鉅刺入喜其志介不辱

去就已見二人任用入居無何有難二人竟死入

泉備二人為知己死不愧古人入我

三村包常年三十七或三十三字二郎右工門雜事掌務
且日命既吉夜我周于信州高嶋六日配良雄弄子
第十九人於三洲大嶋幼稚有屬其主人親族養視
無有令比鄰合力收養待年至十五乃放歸一如年
侍或人錄 志或 室亦中督過款而還或人錄
國朝記
荳野重實振律荳野人也稱三平曾祖恒產始臣
事于大島氏祖恒重父重利相繼任仕重實年甫十
三日大島氏近入為仕茂野長矩擢列近侍元祿十
四年三月長矩賜死沒封邑重實時隨東府在外夕
早水滿竟乘侍吉變于若德路由荳野遇有早送裝

而過尚一則曰荳野重利零也不意去矣悲歎兼至
乃謂今為君告急又羅母歎將奪之何敢以私情而
緩公事哉揮鞭而去遂造赤德告其由於城中諸人
既而射遣並司收其城邑先月備士留將弄命以下
從主阜志不一或依或違重實於始矢心不貳其言
告情于父兄及姊將刺日就死矣欲付使但擊以成
先生志遂事畢偏禱以下四散各從所適重實乃
隱于荳野以終母喪大石良雄偕率毛振研成君志
時在山科山相距拾里程時過存家因報後至冬重
實辭父將東行求仕父不許曰子弄女之心汝州干

祿也將以刃仇家以故乃恍若有其事吾族不之恤也恐累吾主吾人思我君猶汝人思汝君也重寔再請曰鞠飽吾藉何畏相累父又不作曰飽骨肉之恩以防禍患薄俗人所為何可效也吾非勸汝死也唯欲汝人逐志焉耳重寔從其言而止不復東行至明年正月十四日乃長鉅忌日也前夕命僕齎一通昏往良雄許塔盟湯父及嫂譚矢如常而就寢及明日加辰而房戶不聞家人怪訝排戶而入則東窗自殺而死家人錯愕走報于父一戒其旬也曰若宜于年恐敗多士之事乃以暴死聞于也遠座于旁近山中

向遣山斜者到時尚未明良雄啓函大駭召同志在
近側有感其情我歡^歎泣之甚聞于外則与自不同其
時也死時年二十八法名涌泉

紹述文集

子長好孫童好

云重賢墓銘

寺坂信行字吉九上門赤穗健步也屬吉田兼亮訃下元祿十四年、變信行問與汝彼仇謂兼亮曰僕早賤敢与汝為顧多明公恩厚我不足獨負之乞願死生共之兼亮感其誠意請良雄与照于州年二月從兼亮適東府問關崎已于一圍旋一年未嘗相離十二從卒後仇又從至泉岳寺既而良雄使信行遣

安藝長廣止、至十六年四月乃既還會良雄尋以
二月賜死、信行自稱仙石久尚陳狀、與同眾願、
敵死府廳以事既經、不許信行竟滅迹、先自藝州還
為羽田、奉拓植、卒以文章錄、十五年正月以後所發
歷事作一卷、其於蕭亮事狀、晁詳為而旁及餘人亦
略錄、之終無一倍以及已事、但其尾有曰吉良氏、
役亦執兵、柳在、於其間有故中道別、而不知、
之共死、至今思、以為終身、恨爾矣、十六年九月
事也、云、
錄、
人

○野史氏今按、夏人錄、云、晦跡、後不出于也、川、因

雜傳、我寺、及吉九、上門、後仕山內、豐清、以、
年十月五日、載八十二、而北、法名、春岸、良、
在府、而古川、曹、侯、寺、事、跡、甚、詳、悉、余、嘗、遊、學、于、
府、過、曹、侯、寺、問、寺、僧、不、詳、乃、欲、披、
堂、前、牆、下、有、一、古、墳、垣、衣、蔽、埋、不、辨、大、體、
埃、見、、看、昏、寺、攻、信、行、云、、猶、將、續、字、
存、沒、時、已、晡、時、後、意、遠、急、刻、他、日、再、往、
果、而、敵、姑、附、以、備、後、行、考、
八、助、大、石、良、雄、曰、僕、也、良、雄、去、赤、
赤、師、時、八、助、在、他、間、、來、仿、曰、僕、意、
欲、從、君、盡、衰、力

不及請賜遺物以慰別離矣良惟曷財乎既作臺教
吏無長物乃取金二十兩於硯匣以予八助作色
投劾曰僕雖卑賤也意殊異君今去難僕且到陽君
去城而行僕用何為將去良確處抑止曰我適矣
我適矣有所予物乃親自画士人埋頭被羅簽徒一
僕者而曰是乃昔日与汝遊昔原花街一因也結臆
乎否八助竟慨話曰時悲位嗚咽而去 **晴人傳**
元助先固高房僕也自幼蓄於高房家執事甚謹高
房去希聽放遣婢僕元助信不去從高房到江府朝
夕執薪水之所出入奉事不遺餘力視之昔日有加

焉會後仇一日迫乃曰謂曰汝從我因厄一聞久矣
吾求仕東府二年爨柱炊玉囊金且竭顧方今痛疾
不聘士列國不請客仕路蔽塞無人薦達故且游歷
四方偶食親族故人亦以終年个遣汝去亦自為治
生之計可也所恨者無以報汝曰曰一可耳元助曰
王何出言如此僕為主亦所生 **育** 主之不幸僕之不
幸也何忍棄主而去為他家之僕矣主所往僕亦從
徹席相履尽力自効高房曰汝志吾固信然吾今
備曰四方身止不容不可汝仰食他人汝忍從吾言
亦所以安主也曰奴隸衣食易足請自食其力决不

身為主累主在彼惡与僕同居者孰才側異居但不
雜於主為幸三四陰、不聽觀其伺色方無去意高
房不知所出乃陽怒曰吾以汝久事我不欲違失故
意故詐為好借遣汝、獨不寤不待不以實告自去
年去赤總汝事我不如平生吾亦自忘負宴處心不
直視汝所為無一可吾意者故深厭汝而逐、汝速
去元助聞之泣曰僕事主十餘年未嘗一日閑主念
言而今如此、僕命尽、時也乃歔而出高房從其
後而往視、元助將自殺搥及自去其後、高房走而
往止、奪及叱曰汝不忠何敢自生竹擾元助曰願

聽其死亦主、之惠也僕既為主所棄尚欲為誰生哉
高房令鄰人守、自往柩同過士教輩乘其借、故
皆嘆曰彼志可哀盡告以後仇事令彼寂然彼豈戕
人言以負信者耶高房召元助与教輩同告、且曰
此事者秘不欲顯言故記碎他莫以遣汝亦有不得
已者汝不怨元助曰辱以密事告下賤非愛僕深如
且乎嗚呼君恩、大辱早同、僕不負主獨主不負
公宗願復主生死共、高房曰大石氏戒卒誓單身
赴會不許以奴僕自隨吾若違衆見吾以汝故負信
獲罪於中也元助掩笑曰僅聽命矣來所以清徒者

尽忠於王也。學己之名而為主拓誠，亦有用之顧事。
主無日一刻千金，必待至期遂主之行而去。及期无
助待高房出，急搗子携行至仇家門外，以候主人。
中獲仇看呼噪而出，无助見高房曰：「果得仇人否？」高
房曰：「汝在此，仇人已投看矣。」曰：「幸甚。」隔帘良久，苦得無
尚乃以橘子領與食之。高房趨去，无助見其赴泉岳
寺，房屋別去，不知所往。高房在佃川氏，却語及无助
事，位下佃川佃利閑，令人物色求之，遂不遇。其人
天野屋直，大坂人，呼稱利兵衛。馬為鄉長，往還赤穂
淺野氏，特見春觀元祿之變，滿士會說直之即馳赴

赤穂間，其處分故為效。一夜，雄与直士定後，仇之
說秘而不出，内外莫有知之者。獨直之術，与剛秀良
雄又竊与直之說，凡所用兵仗器械，一切屬記，知造
之既而，更終各自潛匿。初，府直之在大坂，密成其使
利銀事，子不令知之，躬自奔走。工肆隨成，鞠返為治
工神刀者，信府署曰：「有清造一長兵者，信而未為之
但求別其奇異，只以敢告求才人，則直之也。乃速而
至，按鶴直之曰：「是市井備偷兒，貝耳豈有他字，造
其利非常，乃曰：「一批人巧思新創，聊效之也。時府下
鍛工傳聞，為直之作兵器者，皆行於其下，遂下

諸理拷掠嚴密而不服併收錄專習核數極辛酷食
曰不知直一曰此事亦人一無所知取請其所受革
於直一身署後鈞撫水火備至犯無完膚死他者秋
直入情曰事有所由自始律死豈得生路乎 但迄
明春當自看不笑犯且蓋粉不敢有露親色安佛碎
氣怒矣不似有惡者且以後而不同既踰年也尚盛
傳去年臘月未穩諸士後君仇秋卒後隸官傳稱直
人詳入乃請自首曰歷世辱未穩君入韻更件臣僕
諸子諸士回事屬僕刑造器伏官入所為即其所用
也今明既後仇僕事畢矣當傳刑入秋也 常恐事洩

又聞刑一及故始不便專學有知也仰願宥彼等刑
便僕一人就鼎鑊也則鉅死猶生入年言畢泣下府
廳感才免減死放一賜家資於其子、一曰利右正
門僑業語引類
香木述直六傳直入初抵未穩時屬暑月城庫曝
室器直一洒良旋日一已而亡一王盤按向直一一
外無入者也與留意疑良雄大驚召直入語狀且偈曰
我國知子弗竊笑與皆疑子其如入何直一怡然曰
僕實竊一請速就刑時有司已屬告入差初聞出
曰我把而玩耳彼何知於此群疑非解良雄心奇其
為人及難作屬大事託以腹心云 僑業語直入入京

仰高瑞光院改生姓銘松永土商以壽終傳直

近松氏母及難起卑雜散近松行童奉其母於東府

冥痛族之人宗而能舍其側晨夕有視及攻其良氏

前一日往告母曰奉尋受國恩一厚大人所知也我

當死於赤穗而尚不救死者欲且近生謀殺仇以而

報先君之恨耳今仇家遠有可棄之機卒後以時不

失欲以明夜決死一季以軍宿志身死固不呈惜也

顧念供養無至以貽母憂憂悽過中心神烟笑使來

倘生苟免上負國恩而所父母之名其於忠孝一途

兩失矣願孀居後哀自愛母曰吾老矣且暮且死幸

悼忠傳記

聞吾子死節能與古人齊名在我深以為喜亦何悲

但恨子不早告我使吾不知相見無何而以平生侍

子自今視之不能無悔曰簡使孀居聞之恐哀憐不

肖以損朝夕之歡故不敢告母曰子之言亦笑乃起

入房久之不出行童往視之母已自刃傍有遺帛曰

吾從子以死婦之故有所方慮我氣不振故先子死

以臺子報國之志子其勉毋敢後中行童觀帛慟哭

謂主人曰吾死無以續養遠在母借及此母問之

有戚色笑者不問其有異慮如此豈自悲其以餘生

煩我乃自殺耶今悔之無及吾將報告親友請為助

喪侍至明日收葬、子为我護尸可也遂留居託治
葬事并封金若干置入尸傍乃去
受人
尼妙海俗名李振訓金九女也金九無男養武庸為
子欲以幸妻之未醮而難作金九父子素与佛子諾
後仇事知入与母俱逃歷詣回祈請神仙而冀其事
成既而削父及夫報仇而死乃如以府剝髮為冠号
妙海以泉岳寺有七主及父夫之墓序於墓门外朝
夕拜禱恒痛主家寔絕欲復興之伏府易慈母前後
二十五次終無志不通乃墓前歎長明燈戒行呈固
年九十一而歿
倍續業

可留京師二條橋西女也元祿十四年戌野氏絶宗
良椎崎迹山科邑出室而寡伴荒圃邑同遊妓樓叔
父小山良師愛之其妻曰林身無款外慕不有躬請
給解亭以固其志矣乃買可留能入居歲餘後仇仇
定矣良椎將竟夜飲酒謂可留曰素餐日久術計殆
窮今且称仕于侯家割愛遣女寧無會期乎可留曰
婢子壽觀於夫子凡妾不群豈及一於衣食者哉只
行也必有大事但以婦女多口敗事也有匪情与婢
子不敢吐清幸見告良椎曰吾無入乃從容操筑紫
架曲終可留曰音節異帝大憲在心不可掩也因請

而悲後良雄嘆服明鑑且知其誠心無他遂倍以故
可留大悅曰婢子疑之久矣今而鄙心乃降借止良
雄裝載旁不觀可留令家人搜索報曰猛於播上良
雄急召其火示之尸父曰何故曰豈傷別矣狂也夫
父曰僕請彼性行非殺心誤身者足心大有故也若
請不已良雄竟以前夕狀告之父喜曰君誠到丈夫
也吾女既將進御又死君事幸莫大焉君遂刻僕
請葬後事良雄乃与金若干哀而乞
中并願榮
述輕傳
矢田作十郎助武子也前二年助武記作十於東府
士人家見聰慧主人夫婦愛如子迨助武賜死主人

恐作十哀慕戎家人無告作十時九歲累已周、疑
信和子曾而監遣吏至其家令出、主人夫婦親為
結髮更衣告曰府命召子試視容儀相人宏坐必謹
心對母輕遠無礼如平日對曰自見閉父化自知不
免父笑今乃使我飾身如此意府命令下公殺我耶
公願明告我何致我為夫婦間、相對流涕乃謂曰
悔吾為人養此子富者不養安有今日字遂扶執使
轎令家人送至府既上堂吏謂作十曰中雖幼亦悅
佩刀如法作十默止久之、請曰苟無害作法冀使我
僕持、可乎吏曰可作十下階呼僕授刀然後進坐

平感其奉勅府尹倚命已乃遣還一由是作十知父
果此日夜悲恸哀慟云忠

○翁中引赤德忠死或云一兒女抱育富本莊

府今里人販郵入無所其母先刺殺兒而後已亦

自殺未詳指為誰人兒耳或以為原元辰次子云

未知名否

間光興妻名左吳幼信士息而總光興請殺雄遣去

左吳米山府而後同士會合府下橫川常利擬庸夫

知入吉良氏部未得現獲軍光興曰我遣專給事被

家請英芳意良雄厚感其志辱通文書我央將從上

杉氏預刺期十二月十五日前一曰左吳昏以報一

同監急起竟果事光興有刺我央督賜死葬泉岳寺

左吳哉如哥二首於經案供光興塚而自及于墓下

時年二十七八云中

小山田十兵工已致仕刺髮号一閑去赤德赴江府

依貧女家以子莊左正門在監中心竊自喜庚午冬

十一月莊左盜片岡高房衣資適云報仇一後府下

備稱良雄号名一閑始肉我子逃我自殺孫士報警

又云同林坐一助食樣十石不志我監云居江府幸

未正同違自殺亦人所一有司論定以病狂或曰親

族逼一
使自殺

杉野治房起自微賤給事長矩與良雄相善治房素
無親戚良雄特於及去亦禮從從京師而將赴江
府治房情從良雄以有父母故因止予金十兩誠曰
且計後事案檄而東下我亦不遺矣治房居下級家
視金告狀于母、惟問治房不從東行、故答曰阿
母在胡為得去母曰大石氏東行必有所為矣子荷
先君洪恩且有大石氏不殊髮不可辭東行雖以吾
故天矣以為善矣乃入室遺一緘書嚙舌而死治房
處驚慟天憤遺命曰吾死以忠故背忠存 **今** 於其志
棄生子亟努力以全忠存治房一悲一憤化尸於一

寺院日夜兼行追及良雄于駿府良雄感泣乃携東
下占還事 忠真
武林隆重母長矩乳媪也閉長矩賜死悲臣哀慟逐
自殺隆重益固石腸以報讐言云 忠真

